

中包含的智慧却拥有摧毁这个帝国的力量，因而迫使秦始皇做出焚毁图书的举动。另一方面，长城是空间的禁锢，焚书是时间的切断，皆成“无用而崇高的形式”。在文中，博尔赫斯假借秦始皇的心理写道：“人们留恋过去，我丝毫不能反对；我的刽子手也不能反对，但是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像我这样想问题的人，他将破坏我的长城，就像我焚毁书籍一样，他将消除对我的记忆，成为我的影子和镜子，他却不知道。”

也许是长城情结使然，博尔赫斯对卡夫卡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也情有独钟。1951年，博尔赫斯创作了随笔《卡夫卡及其先驱者》，在这篇文章中，他称韩愈为卡夫卡的先驱，并引了一段韩愈《获麟解》的西班牙文译文，相应的原文为：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这段文字，又出现在了《想象动物志》一书中，和《卡夫卡



上图：年轻时的博尔赫斯。

及其先驱者》中所引的一模一样。博尔赫斯还说这是从俄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烈的作品中所摘录的一段文字。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提韩愈的名字。

很多人不理解，韩愈咋就成了卡夫卡的先驱呢？这两人差了1200多年，八竿子打不着，卡夫卡不要说读过韩愈的作品，估计连韩愈的名字都不知道。但在博尔赫斯看来，两人却有着奇妙的联系。比如韩愈的《获麟解》中的这一段，麒麟是祥瑞却不可知，到底麒麟是什么样的呢？没人知道。所以就算你真的见到了麒麟，你也不确定这就是麒麟，正因为不可知，它又被认为是。那么问题来了：麒麟到底

是祥瑞还是不祥的呢？抑或是不是可以说麒麟既是祥瑞的又是不祥的呢？

这就成为了一个悖论。而悖论，正是卡夫卡小说的核心：城堡近在眼前却永远无法抵达、法律存在却无人能见。博尔赫斯小说的迷宫主题又何尝不是一个悖论呢？你要走出这个迷宫，可是你永远也走不出这个迷宫。这就是人生的悖论。因而他将韩愈与芝诺悖论并列，视为卡夫卡式“可知而不可识、存在而不可认”的先驱。

《红楼梦》：“充满绝望的肉欲”

博尔赫斯虽有小说家和诗人的盛名，但是他写的最多的作品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甚至不是随笔，而是书评。在1986年出版的《文稿拾零》中，他写了谈曹雪芹《红楼梦》和施耐庵《水浒传》（他读到的德文译本为《梁山泊好汉》）的书评。

在谈《红楼梦》的短文中，他称全书“充满绝望的肉欲”，还说《贾瑞误照风月镜》这一章毫不逊色于爱伦·坡或卡夫卡。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他写道：

“主题是一个人的堕落和最后以皈依神秘来赎罪。梦境很多，更显精彩。因为作者没有告诉我们